

養素堂文集

養素堂文集卷二十

老威張 澍介侯

書後一

書東觀漢記後

按東觀漢記漢明帝永平時班固爲蘭臺令史與洛陽令  
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簞泊和帝永和時中  
郎將賈逵與諫議大夫李尤共簞安帝永寧時賈逵又與  
尙書令劉陶謁者僕射劉珍平望侯劉毅共簞太史令張  
衡又與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共簞桓帝元嘉時侍中伏  
無忌又與諫議大夫黃景大將軍營司馬崔實大中大夫

邊韶京兆尹延篤議郎朱穆曹壽鄧嗣共纂靈帝熹平時  
議郎蔡邕與中郎將盧植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韓說劉  
洪楊彪等纂然考班氏與陳宗尹敏孟冀同纂者世祖本  
紀固自纂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爲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於顯宗時上之珍與駙駢毅等纂者爲建武中興以來  
名臣列士儒林外戚傳張衡因珍等卒乃條司馬班固所  
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伏氏與黃景崔實等所纂者皆  
采集古今刪繁事要号伏氏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  
帝又爲王子諸王恩澤表竝單于西羌地理志邊韶崔  
實等又作孝穆崇二皇后外戚順帝及順烈皇后傳功臣

傳百官表合百二十篇蔡邕既與廬植韓說等補後漢記  
又作靈帝紀及補諸列傳四十二篇會遭事流離不及得  
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猶前十志也上書所云臣  
師太傅胡廣畧以所有舊事與臣積累二十餘年得備著  
作謹條科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  
著者五律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  
意第五車服意第六而律厯記則與劉洪其述之其合百  
二十六卷名東觀漢記東觀者在南宮藏圖籍之所修史  
者于此著作故名之也吳粲覈云班固作漢書文詞典雅  
後劉珍劉毅等作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劉知幾曰古之

國史皆出一家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箸述無序條章  
靡太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蔡張糾之於當  
代傳范曄之於後葉是其書固非精審者矣然侯瑾案之  
爲皇德傳瑾案漢記纂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應奉刪之  
爲漢事司馬彪修爲續漢書尋嶠定爲後漢書范曄集諸  
家爲紀志列傳蓋亦箸錄之所必存者宋羅鄂州序云隨  
經籍志稱劉珍所纂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皆云百  
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東觀書同劉知幾所有才百十四  
篇宋熙寧中高麗王病詔醫官馬世長往治之歸得東觀  
漢記七冊彼亦自無完本歐陽公嘗欲求諸海外後復散

亡今所存才十卷耳本朝姚之駟纂後漢書補逸蒐輯遺  
文析爲八卷然所采祇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注范書李  
賢註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又  
往往掇拾不盡而

苙英殿聚珍板所印特因姚本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補  
其闕畧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列傳十七傳載記一卷  
篇第無可考者別爲佚文一卷仍多挂漏暇當抄太平御  
覽以補之也

書五行大義後

此書日本國所槩同年德清許周生宗彥改正十數字別

梓之余南游至杭州周生以此贈余夙未習五行家說故不能深究其悖然考漢儒如董仲舒劉向劉歆許商夏侯始昌郎覬翼奉眭弘李尋咸弘通斯術類以五行推演陰陽菑異無或爽者後世則寘絕矣漢藝文志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今無復存者蕭吉此書文義淳古所引典籍世所稀見唐藝文志蕭吉五行記五卷宋藝文志蕭吉五行大義五卷而日本天渙跋尾謂不箸錄于唐宋二志斯疏矣吉于隨書有傳舊唐書元儀志引作蕭嵩譌矣大業拾遺記云大業中有人夢鳳集手上深以爲喜詣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夢者恨之以爲妄言後十餘日夢者

母死遣所親往問所以吉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止手上乃有桐竹之象凡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  
有重憂耳是其所占依據典凡非猶夫方士之讖言以咒  
物者可重也

書石刻五經文字後

唐人講小學者如顏師古之匡謬正俗李涪之俗書彙誤  
顏元孫之干祿字書皆有條貫不同同穴要難比張司業  
之五經文字有功菑林也攷通鑑注云大厯中張參爲司  
業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而南部新書云大厯十  
一季國監置書學博士太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



養素堂文集卷二十

四

歲登下之封演云大厯十季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尙書省竝國子司業張參其相驗考參遂籙考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而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季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尙書省參幸承認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圯五經文字朱彝尊謂十季句上增貞觀二字余所得拓本十季上剝蝕三字然十字猶存下半體作大顯非觀字且陳思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亦無貞觀二字朱氏所見者未必碑洞本也

又唐書儒學傳序云文宗定五經讎之石張參等是正譌  
文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庠中名儒張參  
爲司業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  
時人誤矣且文宗於太和間去石壁九經命唐糸度覆審  
違謬作九經字樣一卷開成二年上故世稱文宗所去爲  
開成石經若張參五經文字乃纂于代宗大庠十一季在  
文宗石經之先序以文宗石經與張參文字混爲一事尤  
誤王伯厚以爲未讎石則今之石刻詎後人之事乎

又書五經文字後

攷文苑英華載王履中壁經牀有云置六經於屋壁作羣

儒之龜鏡而劉禹錫國學新修壁記亦稱參爲名儒伯史  
者宜以參入儒林傳而新舊書俱不及其姓名僅一見於  
宰相世系表一見於統文志小學類而已河南少尹李萼  
墓誌銘云母夫人敦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孟浩然集有  
送張參明經覬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厯  
中爲國子司業卒勉傳勉常引張參卒巡在幕府二人卒  
至宴飲仍設虛佐沃饋之范傳正言唐世士大夫祭祖先  
能崇古礼不用紙錢者祇顏魯公與司業二家其卓然之  
行非有得於經學乎至其書之少有誤謬則郭忠恕言之  
矣曰五經文字以屯陟論切卦之屯音豚其濫讀有如此者

又曰五經字書不分技校陸氏釋文知之張氏皆從木非也又曰驗張司業云久譌而不戢改其順非有如此者然宋重和時提舉成都府路學生翟栖筠奏有云臣竊見國子監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彖度九經字樣所以辯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而蔡許之學頗有未盡如是從日而從月昏從氏而從民謬戾甚罔願詔儒臣重加修正按栖筠之言最爲無學卽其所糾言之謂是從日而從月今陝本實作日不從月是從月者或田敏重乘之板本有誤又謂昏從氏而從民按昏字以民得聲如嶠山昏姻等字是也從氏者乃唐人避太宗名作氏

今反謂其當從氏皆由其時王安石之字說盛行俗學蠱惑莫知釐正爲此訾議耳李肇云參爲國子司業季老常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蓋不獨技譌有功而書法亦工宜其一人作則京國儀型與又考石經末載司業有孫自牧官毛詩博士能以家本伙助乎度列名參校之次是又能以經學紹其家者且爲吾鄉敦煌人當據韓退之文補入敦煌實錄也書謚引劉禹錫五經壁記云今石刻末云乾符二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不詳上下文義乃以孫自牧爲他人姓名亦疏陋之甚國朝萬季野号爲有學乃亦同此譌何也

書廣韻後

廣韻引姓氏多僻鎔錢竹汀荏虛谷曾糾駁之尙有大謬  
者反不之知今特逐條正之如夸字下引齊大夫夸仲舉  
按僖公之弟季字仲謚夸生公孫無知非姓夸也餘字下  
引晉有餘顓簪複姓錄按傳餘顓也傳餘複姓自云出傳  
氏見英賢傳烏字下引溲有烏孫毘彌按溲書烏孫國名  
毘彌則其國王之號有大毘彌有小毘彌非有人姓烏孫  
名毘彌者也倪字下引溲有揚州刺史倪諺按馬嚴傳揚  
州刺史倪說注說音悅非諺綸字下引魏志孫文懿臣綸  
直按公孫淵字文懿此脫公字吞字下引溲有吞景雲按

瀝上計掾香景雲見姓苑香音桂何超晉書香義引作香  
景脫雲字此乃以香爲吞奔字下引後趙錄石勒將奔洪  
進按奔洪進爲後唐明宗弓箭庫使曾責石敬瑭者此竟  
移之后勒勤字下引勤宿氏按宿勤氏也亦作宿勒作勤  
宿倒矣相字下引齊書蘭陵王長恭尉相願蓋以相爲姓  
按蘭陵王長恭傳其屬尉相願張保洛傳尉相願代人尉  
標之弟則尉爲姓王伯厚急就篇亦沿廣韻之譌莊字下  
引云瀝有梁州刺史莊丘黑按北魏書梁以莊丘黑爲征  
虜大將軍秦梁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夏竦道遷爲長史  
帶瀝中郡會黑死而道遷圖歸順是莊丘黑乃梁時人瓶

字下引後趙錄有北海瓶子然按風俗通後漢北海瓶異  
字子然孔融以其賢配社祭之又任甄子然戲子然實是  
一人榮字下引榮啟期以爲漢人按韓詩外傳孔子與榮  
啟期遇年九十帶索而歌則春秋時人也優字下引史記  
楚賢臣優孟按孟乃優俳之名如優施優旃非姓優也又  
以爲賢臣猶之何承天以貝獨坐爲古賢人句字下引孔  
子弟子句疆句下脫井字又以疆爲疆鄧字下引西京雜  
記公孫弘之故人鄧長倩鄧宜伯鄒林字下引林閭氏出  
自嬴姓文章志云漢蜀郡林閭翁孺博學能文按寧陽國  
志高尚逸民林閭字翁孺臨邛人蓋林姓閭名翁孺其字



鄭樵氏族畧羅泌路史遂以爲嬴姓後有林閭氏謬甚陰  
字下引國策有陰簡陰姬按高誘注中山君之陰姬名簡  
此分爲二人侯字下引左傳曹有豎侯孺宋有大夫豎侯  
息按僖公二十八年傳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杜注豎掌  
內外者豎曹共公之豎姓侯名孺也鄭亦有侯孺廣韻以  
豎侯爲複姓誤宋之豎侯息亦無考倚字下引楚倚相按  
杜預左注倚相是名奄字下引秦三良奄息按秦三良係  
子車氏非奄姓皞字下引皞氏出茫落鍾離山出黑穴見  
蜀錄按世本後漢書皆作暉氏音審非皞字鍾下又衍離  
字務字下引蜀錄務相氏廩君之姓按世本廩君姓巴名

務相釐字下引王莽傳有釐憚按憚字譌宜作憚大字下  
引尉遲將軍大莫于章按宜作尉遲將軍大莫于章  
蔡字下引古有蔡丘欣喪馬按蔡丘誤宜作蔡丘為字下  
引晉大夫為伯按晉為伯士氏也非為姓賀字下引瀝賀  
純避安帝諱改姓慶氏按虞預晉書賀純字仲真本姓慶  
氏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是慶改爲賀非賀改  
爲慶也播字下引播鞬萑殷末賢人按播鞬其職非姓也  
快字下引瀝快欽按師丹傳作快欽音桂一作桂伏字下  
引周大將軍伏龍恩殆以伏龍爲複姓也按周書龍恩姓  
侯伏侯氏龍恩其名歟字下引齊宣王時高士顏歎歎自

姓顏何漫引于歆字下紇字下引北齊開府紇奚永樂按  
宜作舍樂洛字下引洛下閭按蓋部舊傳閭字長公明  
天文隱于洛下桓譚新論以爲黃閭是姓黃名閭字長公  
居洛下洛下爲閭中地名非姓洛下也俞字下引吳志孫  
韻伯父何本姓俞按吳志韻伯韶何伯河本俞氏不伯俞  
葉字下引吳志孫策傳有都尉葉雄按今吳志堅大破董  
卓軍梟其都督葉雄印字下引甲后父按左傳鄭大夫后  
甲父法字下引左傳齊襄王子法章之後按史記法章乃  
齊湣王之子非襄王子凡此皆錢坫二家未能糾正者

書玉篇後

按法苑珠林云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也周訪字原出沒  
不定故玉篇序曰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  
申是周末六國時人隸文則非并吞之日也今本無此序  
不知是野王自作抑他人筆也又按開春申君墓云云是  
天人王稽吳蘭臺令史與唐宣律師言者竝言隸書興于  
古佛之世不始李斯程邈孫暢書述云青州刺史傳弘仁  
言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  
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竝同今隸書胡公又在  
春申之前也又野王玉篇序云魯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  
頡肇創六文政罷結繩教興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以

六爻爲侯剛氏作大是與閭竊意六爻當作六書然下文云教興書契則不作六書矣

又書玉篇後

按顧野王玉篇引經有與今本異文者亦足徵古人訓詁不同如易曰咈經于丘咈違也君子以掊多益寡掊猶減也書曰咈辟疑赦咈則足也司寇掌跲罪五百跲斷足也竹箭如櫓探天之威採取也詩曰下國嘽嘽表也本亦作綴凡記云鄧表嘽說文云兩陌閒道也廣六尺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豔妻傷方處傷熾也征夫健健健樂事也曷其有恬恬會也韓詩曰清揚婉兮婉兮目之閒美

貌蒙馱有苑左右覲之覲擇也王之顛也顛充耳也匪車  
嘌兮謂嘌嘌無節度也予維音之嘒嘒嘒嘒懼也不敢不  
局局曲也原隰捋矣捋聚也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弗  
曳弗摟摟亦曳也傾筐概之本亦作暨之古代切滌也雄  
狐父父父行遲貌來朝廻馬言早且疾也謂地蓋厚不  
敢不趑趑小行貌既微且癰足腫也陶窰陶穴窰地室也  
百川沸滕水上涌也周虬曰小祝掌侏敖兵侏兵本作彌  
汪伯收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髻儀虬曰壘簠梁壘抱也  
爾雅奔犀爲鈎約說文音的約也虵傳而頽注注云頽中  
央廣兩頭銳東南隅謂之官本亦作窆月令曰數將饑終

機精詳也其氣凝以達凝通也論語曰文質份份說文云  
文質備也可以侏六尺之孤侏寄也傚隱行怪傚向也搨  
爾舍瑟而作搨琴聲三勰而作以鼻就臭也孟子曰其色  
晬然爲不若是忤左傳成公四年鄭伯絀卒搨褚師定子  
之墓焚之搨掘也公羊傳曰扶寸而合側手曰扶此皆漢  
魏諸儒相傳之古本舊說存之亦可爲說經者之助

書楚寶後

周伯孔是書可以無伯也彼其分列門類皆通志之例其  
所徵引之人之事亦通志所有周氏果何爲而伯是書也  
彼盡增論斷之語考據之篇藉之以行世耳然其徵引論

斷考據殊多譌錯如仲山甫周宣王封爲樊侯當時樊爲  
周地宣王豈以楚地封山甫乎乃入之楚大臣中按續述  
征記城陽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墓前祠堂后室儼然  
如新又隸釋瀋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靈臺碑陰列仲姓  
三十人皆山甫之後是山甫濟陰城陽人也又虞丘子傳  
云虞丘子名伯爲楚令尹按諸書無言虞丘子名者今云  
名伯殆因史記有虞丘相句遂譌相爲伯夫史遷所云虞  
丘相者言虞丘爲相非其名也而論斷又云今虞丘子姓  
氏旣無可考呂氏春秋不稱虞丘子而稱沈尹筮或虞丘  
是沈尹筮之封邑而人遂以名之且引水經證虞丘爲地



名尤爲疏漏虞丘卽以地爲姓氏者如廩丘簡丘渠丘葵丘鄭丘楚丘龍丘蛇丘乘丘之類晉不有虞丘誓爲乘馬御乎且列女傳言虞丘子爲樊姬所笑乃薦孫叔敖自代當是沈尹筮先薦而虞丘子又薦之古今來數人推薦一人者其事多有又名臣內列尹吉甫爲楚房山人此一統志之繆說也按水經注江陽縣枕帶雙流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落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思惟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江陽今瀘州子雲又蜀人其敘入江陽必有依據而寰宇記云尹氏少

吳之子封于尹城因以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于尹  
今汾州有尹吉甫墓是又以尹吉甫爲晉人要之非楚人  
審矣又如養由基字叔見杜預注今乃云字養叔養是姓  
非字也萇字叔國語謂之萇叔而豈字萇叔哉又狄非  
卽次非又伯茲飛止有拔劍斬蛟一事而列之名將又偷  
者子發使盜齊將匱之帳與枕簪不過偷兒之妙手者亦  
入之名將殆同戲劇至若楚襄王之傳慎子言爲傳國策  
文本明白而題目云傳慎子則是以傳爲姓矣又陰鏗姑  
臧人卽涼州之萇威縣人其祖智伯爲梁州刺史父子春  
爲梁秦二州刺史鏗官常侍子灝爲虎門博士灝子弘道

爲臨渙令後寓蜀鄧顯鶴增輯亦列入楚人安甚又魏志  
劉表傳云治中鄧羲別駕劉先後降曹操操以羲爲侍中  
先爲尙書令志又云羲侍中先尙書令不言姓者上文已  
見也今乃以羲爲姓以先爲名固已大繆而又云羲先先  
爲尙書令後爲侍中何異說夢其他儻鑿不勝彈摘嗟乎  
伯孔于史文句讀且不辨其不貽簪述家之羞也幾何

書孫穀古微書後

按孫穀琴客兄穀弟慤俱有文名穀常采輯舊文分爲  
四部總謂之微書一曰樊微輯秦漢以前逸書一曰綫微  
輯漢晉閒箋疏一曰闕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刪

微采尚書緯十一種春秋緯十六種易緯八種孔樂詩緯  
各三種論語緯四種孝經緯九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統  
謂之古微書今所存惟刪微一種獨被微書之名凡二十  
六卷穀又箸唐紀七十卷以新舊唐書躋駁其所指摘皆  
當體例又嘗與其同邑嚴爲御作漢唐宋後三代史其人  
蓋篤于學者

書朱集庭大令石谿漁隱圖後

吾友黔南朱集庭用世才也作尹首陽五載於茲民口如  
碑政事無牴乃思爲挂冠之舉垂綸之謀張子曰是不可  
遂也嗟嗟仲縣瓢牟光抱石北人居剛方輔策蹇彼蓋見

五龍總策七駿當塗自量智胥無裨庶萌爰是沈寘以赴  
介特耳卽沮溺耦耕於黃城梅福逃名於吳市向栩簪幘  
於竈北君公僧牛於牖東特以時際泯莽長與世絕豈真  
泌之水可療饑荷之裳可炫體哉今子蘊鄰理之質挺姑  
絲之材當騁團翹之矚以揚矩州之采而乃脫金鑣以樂  
豐草潛幽谷而指飛鴻回憶束髮受書讀循吏之傳而瞿  
然者何爲或有持余者曰歸谷韜光責儀秦之希寵鵬冠  
匿影絕馮驩之梯榮彼其水操筠行雲情跡志蟬脫濁穢  
鳳舉寥虛誠曠代之逸致也吾子浼人軒輊梀人山林得  
毋有欲失之心無足算之恥乎余曰否否管泉明解組非

爲折腰于督郵季鷹投簪非爲飽餒夫蓴鱸前詰旣言之  
矣子休羨溟鵬而斥鷃鳩之控者以有力無力也葛洪稱  
羽翮而賤腹背之毛者以有用無用也故鼂陽布旭蜚蟲  
咸欲振蘇扶風猋輪滯翼不忌高展况乃四時爲燭五律  
成珍聖主鼓洪爐于上賢相開元模于下河梁有翹車之  
蜚蕭艾興慕芳之氣不以此時嚶嚶鳴拔茅茹而欲蘓萃  
其貌支離其形投桐江之餌下滋水之竿羨一寸二寸之  
鱗發濯足濯纓之唱蒙熒聽焉且握符百里宣化萬黎蒲  
密之政雖未易階而洗鏡貪氓澄草汙吏亦足以靜深夜  
之虬馴孺子之雞宣長養之風沛時嘉之雨奚必當軸處

中乃始發舒吾學乎客固以磨隴種而退余是以知泉石  
膏肓煙霞痼疾乃田游之浪言也愛止山壑眷戀松雲又  
宗測之狷志也不然桃椎帶索織芑履而易米百季擲妻  
伐樵薪而取錢君家自有高人恐亦未之能效余故續官  
人之騷反陸雲之逸民佗招隱之辭易郭璞之游仙非不  
信龍伯六鼇之灶觀簷何獨繭之幽趣者矣

養素堂文集卷二十一

老威張 澍介侯

書後二

書朱錫鬯揚雄論後

矣哉朱氏之以僞誣蠆揚雄也夫雄特簡易佚蕩寂莫好  
學之人耳烏有僞使雄而果僞則當時之人必知之即使  
雄足以欺當世後之佞史者亦必知之然當時之人何可  
欺也公孫弘曲學阿世申培則面詆之匡稚圭圻上岡下  
王尊則廷劾之又如孔光不敢與王莽共馬宮爲王莽所  
厚史皆直書不諱卽甄豐劉歆崔發王奇嚴尤輩之甘心



鷹犬者咸不能泯其跡雄果有何術而令時代相接之班  
掾糊心眯目耶彼朱氏以雄爲僞者特以其文辭艱澁作  
太乎法言擬易論語爲僞妄遂以其文爲僞竝其人而亦  
僞之抑知雄之文所以艱澁哉蓋默而好澁湛之思而又  
精熟蒼雅作訓纂方言多識奇字故掬翰操觚自然萬怪  
奔尅婉下非如後世之摭摭成篇也孝成帝時客有以其  
文似相如而薦之朱氏曷不竝訾司馬氏之艱澁乎且史  
云雄非聖哲之書不好旣好聖哲之書豈有不規撫以去  
言者乎而朱氏又言久不見用躁不能禁乃作劇秦美新  
以求媚夫雄清靜無爲澹泊自守少耆欲乏擔石之儲晏

如也其恬于勢利好古樂道如此何嘗有干進之心使雄  
欲干進隨孔光以拜塵邀哀章而抱匱取公侯無難也而  
未能翻然舍去者徒以家貧路險童烏天歿私心摧悼藉  
此祿糈以遂箸述故本傳亦言其意欲求文章成名後世  
也儻使雄能僞當莽受璽時必且效鄩憲之焚衣逢萌之  
蹈海亦可章風烈之節博清高之名而計不出此者意固  
有在也而朱氏且曰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知之夫  
莽之僞夫人而知之不獨雄知之也而雄之僞果何據乎  
不過以其作符命耳朱氏亦知雄之何由作符命乎雄以  
文章名世久矣劉棻張竦輩咸以符命貢諛已獨爾然莽

必銜恨孫寶以不頌功德被斥公孫闓以不獻祥瑞被殺  
雄聊因筆墨以免阨尤此其真情也觀其投閣後葬聞之  
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聞是葬亦知雄之不知情也安  
得以京師謠語爲詬病哉夫欲論古人之事必當求古人  
之心以當時無可疵瑕之人忽于數千季後被以大不韙  
之名又茫無證佐何其輕于插齒牙乎嗟乎揚子雲之書  
文義至深論不能于聖人度越諸子孟堅乃其真知己也  
豈獨桓君山嘆爲絕倫張伯松驚爲不羣哉彼朱氏者經  
術何如文章何如行事何如乃敢輕毀前賢所謂蟾蜍擲  
糞自其口出者也卽司馬溫公以爲鑒於何鮑之阨故委

蛇爲之曾南豐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尚爲持平孫徂徠  
竟謂未嘗投匭未佯符命直沒其實事而文飾之則不必  
也

書全謝山西漣節義傳題詞後

鄆縣李杲堂著西漣節義傳共六十四人每傳有論全謝  
山以李書遺彭宣王崇孫寶吳章劉都諸人又謂水經注  
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令孤邁豫於東郡之難可埒  
入者考王烈之安成記云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  
爭戰於薪茨之野不言爲討莽而輿地志云漣豫章太守  
賈萌與安成侯張普興兵共討莽普乃詣莽自陳萌遂伐

普於薪茨之野謝承後漢書亦云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  
死水經注云津步有豫章太守賈萌廟萌與安成侯爭地  
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爲立廟是酈氏書並無賈  
萌討莽之說謝山當誤記耳太平御覽引安成記謂萌與  
安成侯張普爭地而死道元當本此爲說若王莽傳則云  
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是萌討莽者不當  
入之忠義傳至建威將軍令狐邁唐書宰相世系表謂與  
翟義討莽兵敗死之邁少子始居敦煌而鄭樵氏族畧則  
云邁避王莽亂居散煌生子稱誤謬之甚然世表出自其  
子孫之家狀多有不實徵信則難然謝山脫漏未考及者

尚多今俱列於後

瀋書執文志室中周簪書十篇王莽時室中公避地瀋中  
稽康高士傳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以經行清白辟州  
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

稽康高士傳李邵公上郡人王莽時避地河西建菴中竇  
融欲舉之固辭乃止

稽康高士傳逢真字叔平杜陵人真世二千石王莽辟不  
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門但閉戶讀書未嘗  
問政不過農田之事

後瀋書胡廣傳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其

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

蔡茂傳鄣賀祖父堅伯父游君並脩節不仕王莽

楊震傳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季與兩龔齊詡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儒林傳高詡父容父子稱盲不仕莽世

儒林傳洼丹字子玉王莽時嘗避世教授專志不仕按東  
觀漢記洼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伯通論十篇世重之號  
洼君通論王莽時避世不仕

儒林傳孔僖父子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

之志各從所好

瀛書王莽以辛荳賢三子俱有才能欲信用之三子茂以兄弟俱在顯列不從命莽殺之

獨行傳劉茂爲沮陽令會王莽篡佐棄官避世引農山中教授

方術傳鄣憲字子橫王莽篡佐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而焚之逃於東海之濱

瀛書戴良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佐稱病歸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時人爲之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漢書薛方字子容齊人以明經飭行顯于世王莽徵不起  
居家以經教授

漢書許楊平與人王莽篡佐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他  
界莽敗乃還鄉里

漢書儒林傳河內太守牟長字君高臨濟人習歐陽尚書  
號牟氏章句不仕王莽

周勃傳王青之祖文翁與翟太守起兵討莽而死

袁宏漢記鉅鹿男子馬適求起兵誅王莽不克被殺

謝承漢書龍丘萇篤志好學王莽篡佐隱居大末以耕稼  
爲業

謝承後漢書虞俊無錫人少以孝友稱明春秋公羊左氏  
時爲御史稍遷至丞相司直王莽執政右遷新陂令後召  
爲司徒俊仰天嘆曰願爲漢鬼不能事二姓飲藥而卒光  
茫卽佐表其墓

謝承後漢書陳宣字子與沛國蕭人剛猛性毅博學明魯  
詩遭王莽篡佐隱處不仕光茫卽佐徵拜諫議大夫後爲  
河隄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謝承後漢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  
欲誅王莽有飛蜂埒萌車衡豐諫以爲不祥之徵萌不從  
果見殺

謝承後漢書漢元帝時桂陽太守鮑猛以王莽篡漢棄官歸鄉隱大劉山中憤悵而卒

會稽典錄餘姚徵士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祚中興然後俯就

寧陽國志文參字子奇平帝用爲益州太守不從王莽公孫述光祚嘉之

寧陽國志大中大夫章明字公文蜀繁人王莽篡佐明自殺按一作字公孺

水經注汧水又東逕隄縣故城南晉郃歙恥王莽之徵而遁跡於斯

水經注晉北平侯王譚不從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然避  
時亂隱居西山其舊居世以爲五大夫城岳讚云五王在  
中龐葛連續又有五公城五公卽王興之五子也光苗卽  
帝佐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蓋才安熹侯顯才蒲陰侯仲  
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俗人以五公名  
居矣按漢王譚爲平阿侯非北平侯也又按河北記易縣  
前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於此世祖  
然封爲侯

漢書錫光字長沖西城人爲交州刺史徙交阯太守王莽  
篡佐據郡不附

東觀漢記漢有儲老王莽亂以五百人據梅嶺

抱朴子自敘洪彘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甌遂稱病自絕於世莽以君彊宗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

馮衍傳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

金石錄僞漢司徒劉雄碑云公諱雄字元莢高皇帝之胄孝宣帝元孫值王莽篡竊遠遁自匿朔野爲國所推遂號單于

晉書范平字子安錢塘人其先鯁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

困家焉

執文類聚漢應亨應豫太讚序曰王莽居攝以病告歸後  
赤睂賊攻其所居城糧盡以私穀數千萬斛賑城中於時  
賑粟十數萬莫不稱其仁

陸璣詩疏包咸師事右師細君習魯詩王莽時去歸鄉

氏姓謹漢哀平閒錢讓

一作遜

爲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居烏

程

氏姓謹錢林字元茂本徐州人漢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元  
始中王莽專政遂棄爵來長興隱陂門里不干名利子孫  
遂居焉

廣韻瀝韓竊避王莽亂移居南陽

姓竊侍其茫避王莽亂家北海

姓謚瀝末扶風上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佐俊遂畱居江  
左吳興

文士傳疏廣曾孫孟達王莽末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  
疎之足以爲束氏按氏族畧廣曾孫彥則避王莽難於太  
原

世系表沈謙爲御史中丞生靖靖字文光濟陰太守避王  
莽之難隱居桐栢山

述異記公主山在嶧山中瀝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

奔入此峯學道後得升仙至今有一雙朱履

述異記漢成帝遣將匭王潰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潰與莽有隙遂畱不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爲望鄉之處

方氏謚敘西漢末方紘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居江南之歛

陳畱耆舊傳高固不仕王莽淮陽太守殺之

江西通志曾據其先封鄮鄮亾去邑爲氏王莽亂據棄都鄉侯之豫章家焉按王荊公會致堯墓誌云據棄都鄉侯之豫章家之又宋潛谿查林曾氏家牒云參後爲瀝山陰



縣都鄉侯據避王莽亂渡江居廬陵之吉陽鄉吳之吉陽  
今永豐也

姓謹田豐王莽封爲代睦侯奉舜後其子恢避王莽亂居  
吳郡改姓媯氏

書劉繼貢諸葛亮侯擇婦論後

膚哉劉子之論亮侯也云佳冶窈窕易於惑人侯自度可  
欲在前不能不動也而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遠之旣不得  
近之又恐陷溺而無以自禁熟思審處莫如擇醜者而娶  
之黃頭黑齒夫復何欲雖日在前此心固可寂然不動侯  
之志氣清明德品純粹良有以也夫侯之娶妻也妍媸何

容心焉原不必有心以擇美又何必有心以擇醜在當日  
黃承彥自言之而孔明遂許之即載送之以其材堪相配  
耳使孔明有心擇醜當承彥未言時其女之醜名已遠播  
孔明必亟亟焉以求之矣何待阿承之自媒耶若謂得佳  
冶窈窕恐其陷溺則又非所以待孔明也倘使孔明得婦  
如大小喬之豔麗亦必以禮節情萬不至以燕昵損其性  
彼公瑾尚不聞被其蠱惑况孔明耶如劉子言則是軒皇  
之納幙母齊宣之取無鹽均是防淫未爲相攸不知幙母  
有淑德而能訓宮人鍾離春有奇才而能識治體故采之  
後宮耳黃氏之才雖不可見然桂海虞衡志所云諸葛公

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妻具麪頃之麪具俟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所麥運磨如飛遂拜其妻求傳厥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諒非無稽之說卽此有虛而承彥云有才則其才可知矣而豈以醜不動心乃始結婚媾哉審爾則閨房之內肅若久霜始而相敬久且相嫌幾無人道之歡反同秦越之視又何以生子瞻也

書安康郡孝子紀事後

孝子名士杰安康兵房吏

前史氏曰子讀安康郡孝子紀事而憬然也三五遞降賢聖寢微而毛裏篤愛未息人心豈非左契所云元之氣而混混慈明所稱夏之木而烝烝者乎在管赤糜喋血蔡順

拾樵責犢奮亡鮑出負籠今士傑之靡鹽王事將乃劬勞  
抑何豫也跡其盤菽承歡宅桑兆噩董帥匹儷謹司起居  
益絜粢黍勤求丁藤以視靈哲祈年黃衣入夢元明割骨  
天醫書方其精誠一矣旣而庭樹殯風浚泉咽轡翼全無  
術聖善何期血歐而絕風歛卽倒皇甫營窆負土禪窟邳  
奇悲感漬淚鹹鄉士傑盡無忝焉况復烽迷金谷腥流鐵  
城蟲沙怛化烏獸鹹犇地雖牛眠門有蛇驚而乃移柩姚  
墟穿壙偃處賊臨不去弟曳不行方諸荆可蓬髮獨伏榛  
莽崇素守塋弗避猛獸其爲勇壯殆無二致然且往來江  
波昕夕危渡羽書旁午支離供職較之余齊爲吏聞命頓

仆解印受勅堅辭羸劣又不當過之也吾觀乎律龕暴鄉  
表孝養高密敷文國旌扶老往詰太教首在明倫洎符表  
毀性四望樹闕陳紀至德百城畫像太守題閭刺史上奏  
凡以風厲嗣服激揚奉先也然則健菴先生之載事騰歌  
闡發匿曜尤可尚已

書陳訥齋所藏古帝圖後

予黃耄未判不可臆言蓋壺初啟治政荒忽旁搜往牒可得  
而陳天地之初有渾沌氏出治繼之以初三皇有初三皇  
記又繼之以中三皇有中三皇記泰皇氏爲九頭記又有  
五龍爲五姓記攝提爲五十九姓記合雒爲三姓記連通

爲六姓記敘命爲四姓記若鉅靈句彊譙明涿光鉤陳黃  
神鉅神犁靈大騁鬼隗奔茲泰逢冉相蓋盈大散雲陽巫  
常泰壹空桑神民倚帝次民爲循蜚紀辰放蜀山厯傀渾  
沌東戶皇覃啟統吉夷几邁稀韋有巢遂人庸成爲因提  
紀史皇柏皇中皇大庭栗陸昆連軒轅赫蘇葛天尊盧祝  
誦昊英有巢朱襄陰康無懷爲禪通紀大昊女皇炎帝帝  
柱帝承帝魁帝道帝釐參盧黃帝帝鴻帝魁小昊高陽高  
辛陶唐有虞爲疏仡紀考洞神部三皇亦謂三靈天靈名  
望獲字子濶頤廬三舌驤首鱗身地靈名岳鏗字子元馬  
蹏攸首人靈卽泰皇名愷胡洮字文生人面龍身九頭遁

甲爾山圖鉅靈與元氣俱生爲九元真母治蹟在蜀山海經有譙明山涿光山治之所春秋命麻序黃神氏出天齊政則有官統或曰黃祿黃頭大腹三百四十歲狃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車東荒經有犂靈之尸是也莊子黃帝訪泰塊於具茨或云卽大騄氏山海經黃山之陽吉神泰逢司之出入有光莊子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此之謂真人山海經禺中之地有蓋盈之上蓋盈氏之虛也道經雲陽氏爲陽帝處於沙洲甘泉道經泰壹是爲皇人三皇經皇人在娥眉山黃帝往受真一五牙之法本草經神農嘗受謁於泰壹小子路史空桑者充國也高陽氏所常

居卽皇甫謐所謂曠桑之野或指少昊窮桑者誤潛夫論  
神民氏民神異業精氣通行山海經有神民之丘命厯序  
謂之神皇氏駕六蜚鹿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卽倚帝治也  
命厯序次民氏元皇出洛書摘亾辟注一謂次是氏宋均  
注命厯序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渠頭四乳駕六蜚麇蜀  
紀蜀之先有蠶叢栢濩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世本黃  
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昌意之子乾荒亦娶蜀山氏元  
和姓纂厯隗氏後有厯氏隗氏後世或以神農爲厯隗謬  
矣風俗通渾沌氏是謂渾敦孔子謂子貢曰渾沌之治吾  
與汝奚足以知之三墳書風俗通謂爲太昊佐失之淮南



子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餘糧宿隴首一作東廬命  
厯序離光氏號皇覃治二百五十歲啟統氏別無攷獨見  
起居舍人章衡運紹紀序云宗盧氏後姓謚吉夷氏後有  
吉氏莊子几蘧氏之治天下不治而不亂亢倉子几蘧氏  
時鶉居鰕飲不求不譽莊子猗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仲尼  
曰猗韋氏之圖丹壺書繼諸几蘧或以爲豕韋非也遁甲  
圖有巢氏治三百歲栖於石婁而其治化韓非呂不韋嬰  
嬰多言之繼人以鑽燧故古史攷以爲鑄金爲刃含文嘉  
以爲炮生爲熟令人無疾遂天之意故號之治律嚮高之  
石室以火箸記二百有三十載淮南子庸成氏時其民僮

蒙莫知西東或作容成非黃帝臣也地記倉帝史皇姓侯  
岡名頡命厯序倉頡龍首虎顏廟碑云四目靈光治百有  
一十載都於陽荅上清經栢皇姓栢名芝命厯序登扶桑  
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三墳書以爲伏羲之下相中皇氏  
居皇人山一曰中央氏見六韜莊子等書或曰卽中黃大  
庭氏都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治九十載以火爲紀號  
曰炎帝與神農同號鄧析子栗陸氏懷諫東里子諫栗陸  
殺之天下以叛昆連氏一曰釐連氏見莊子軒轅氏伯於  
空桑之北制乘車故號之在黃帝前或謂卽黃帝者非考  
幣欸軒轅黃帝各有金封禪文黃帝軒轅各有文也赫蘇

氏卽赫胥乎真云赫蘇曜跡於潛山寔字紀赫蘇葬朝陽  
葛天氏作權象故以爲號操牛尾歌八闋呂氏紀之尊盧  
氏卽宗盧錢書有尊盧氏幣治九十餘載佐嶺臺之陽葬  
浮肺山之陰見後魏風土記祝誦氏亦曰祝酈見金樓子  
是爲祀融氏以火施化號赤帝後世火官因之都於會故  
鄭爲祝融之虛其治百年葬衡山是以有祝融峯吳英氏  
或曰子英人民少而木獸照河圖有巢氏駕六龍從日月  
號古皇居於壘及盤嶺按禮運所言有巢在遂人前六韜  
所敘在昊英後汲冢書所說在夏商閒故外紀云非人皇  
後有巢也呂氏春秋朱襄氏命士達作五絃瑟以來陰氣

命曰來陰都於朱故號曰朱襄氏劉昭云陳畱株邑即朱襄氏邑也陰康氏教人引舞見呂覽又孟頻帝王統錄陰康氏時有襄陵之變始制舞治粵原葬浮肺山之陰無懷氏常升泰山宗天禪云云見管子大戴史記等書若鉤彊鉤陳弇茲大啟其事跡不概見史存其號太昊以下薦紳曉知無煩縷述陳君訥叁藏仇十洲所畫古帝圖中續巨容即盤古也地理坤鑑盤古龍首人身今像渠肩達掖山準日角竅目珠衡駿豪翁鼠龍脣龜齒如援神契所謂春皇者然太昊在禪通世懷葛之後圖中亦列伏羲此爲盤古審矣夫盤古神靈一日九變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

厥象不常曷足深怪至手握紅丸類日月始得道馭羣提挈兩儀之謂旁列小匡書太皇至女媧號又四十餘匡未書空之而三皇高陽帝辛則有像又畫素女鼓瑟狀復有牛首皤腹者疑卽鯀先顓頊令鯀先爲樂倡鯀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路史以鯀先爲人名是又有帝冕旒而坐蓋卽黃帝何以知之旁畫一娥囊書一持弩者一道士負葫蘆爲予女力牧岐伯也又有乘三龍者衣魚木葉者鱗身鳥爪者大抵在枕石提名旋復以前司元化之主余未敢質言之至風俗通之列仙氏帝疇氏始學篇之卷須氏和菟史之大鬼氏莊子之有焱氏泰氏鵬冠子之成雄氏素

皇氏內崇氏固此圖之所缺亦余膺之所罕漫也

養素堂文集卷二十二

荅威張 澍介侯

書事

書張撫軍靖叛事

撫軍氏張名連登陝西長安人康熙四十九年授湖北按察使會值

萬壽巡撫劉殿衡祝釐于荅當山總督額倫特以湖南地畝不清駐節長沙行丈量公獨在省視事夏四月三日爲公覽揆辰先四日日昃觴客于署西偏之揖青軒酒三巡門者來埒耳語公起如廁俄而侍者傳言公腹痛命七郎

主席少選又傳言疾稍可行且出請坐客盡歡毋停爵旋命閉門毋出從者且有牒良久復白曰公疾良已方理文書畢即與諸君痛飲耳客皆屏息俟忽聞傳鼓聲公已升廳事諸客乃問侍者曰何爲侍者曰曩者公稱疾僞也適有僧自卓刀泉來上變屏人問之則云有王爾寅陶二者嘯聚蕩鎮備軍器私署文杏將以公生日爲不軌以某有膂力遣其黨李二李五等十六人突入寺脅之曰從我則貴不然此劍下某伴喜飲之酒餽得其實今爛醉矣可速禽之公如其言密遣王司馬渡江跡所在羣賊方酣寢邏者圍之排牆入大呼捉賊羣賊驚起曰呀水發矣水發者



方言消息漏也遂械其頸靡得脫者今至矣于是四座聞言皆錯愕罷酒公驗問得諸囚反獄下之獄旋出敎曰反者某某也于眾人無與所得誓書愚民不無望名其中然皆非其本心已焚之矣汝等各高枕毋爲浮言所搖明神可鑒予不食言是夕烏合者轉相告語各鳥獸散晨起僚屬來謁公語之故且曰昨倉卒時非不欲使諸君知之恐涉張皇敗乃公事故乘深夜黨羽未集卒然禽之眾皆稱謝曰非所及也會報至長沙從官皆懼額曰張臬司在自能辦賊其報至忒當也亦然越十餘日兩公馳歸見公即勞之曰君不動聲色了此大事我兩人將入告得懋賞矣

公曰不然此事上聞必下九卿議往返牽制動經年月疑者日眾轉相扇動恐致變生肘腋陸宣公云宥之以恩則日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良爲名言某昔守青州饑民攻城掠食惟禽其元凶二三人置之法餘悉不問四境以安况重臣得專制閭外乎不如勿煩聖慮僂宜從事令反側子自安儻遭吏議某不愛一官以紓楚國之難敢過望耶兩公歎曰賢哉此盛德事人情所難而君能之此座不久屬君矣然此中有姚道人者亦大憊也未獲奈何公曰搆之兩公曰何時可獲公指指曰七日曰何速也公曰某比訊諸囚云其人肥而多須黑子箸

面成塊可寸許毛叢生年五十上下詰其地則云景陵西鄉是其舊游處已下檄縣官續圖往緝矣計日可至已而果如公言公乃推勘再三多所平反遂取其魁七人杖殺于黃龍山下之鬪馬廐餘皆區別處分或遣還鄉井多鄰省人也當是時父老子弟環立如堵皆以手加額歡聲動地俄而

上知之謂公從容應變動合機宜可參

禁密徵爲卿貳此事常寧段熾生嘗紀之文辭冗陋予以公爲鄉邦偉人今且不能舉其姓氏因采段氏說而書之以告鄉之士大夫稱撫卹者公于五十五年內升五十七

年五月出爲湖北巡撫云

書王貞女事

夫滄海至深也有時而枯所厝至堅也有時而爛日月有時而闕蝕陵谷有時而變遷獨此懿德之根於性生者不以富貴喪不以貧賤奪不以時危而渝不以力孤而訕此乃天之所爲非人之所爲也今於王貞女事信之貞女者富平縣西鄉民王生燦之女也家貧甚幼字科子邨溫振邦之孫繩荃溫亦貧甚有妻高氏年俱七十餘子早歿止繩荃一孫年十八爲人傭作苦未能親迎也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繩荃病歿女聞之欲奔喪其父阻之

女堅欲往彊阻之既而念已貧溫姓子單謀以女適他人女知之愕痛潛詢溫氏之居阨何許徑路何嚮於二十四年乘間奔赴溫氏宅痛哭匱前極哀畢即拜見祖舅姑言已終身奉養祖舅姑決不願他適意振邦夫婦曰我家貧身且老旦莫謝人世無所依賴恐誤汝終身汝其往汝家貞女則泣曰兒甘心食貧堅守志節若有變改死不蔽辜溫氏夫婦方翬皇無可奈何會其父蹤跡至呼女返女堅不肯其父彊欲挽回貞女望井投隕鄰里觀者咸感咽良久勸其父從女志勿彊也其父乃旋是時女年纔十三歲矣嗟夫士大夫束髮讀書奮取談名節儼然義概秋霜氣

陵皎曰視召忽猶棄啞呼申蒯爲豎子一旦值時機隄首  
施兩端或且搢盜開門奴顏婢膝北面仇讎反笑碎首之  
爲愚欣富貴之自在此與狗彘奚異或曰貞女之行固矚  
然不泮矣然未嘗合卺是夫而未匹也則不可以守志未  
經廟見是未謁舅姑也則不得成婦而遽以身歸自比於  
未亾人毋乃違先王之礼而鑿於經乎余曰此至性至情  
之所發卽天經地義所由立也昔王蠋未攜齊圭而死於  
燕師魯仲連固布衣而不肯帝秦當時稱爲義士未聞有  
訾瑕之者貞女之束身溫氏誓不他嫁卽此志矣如若所  
云則漆室女真有欲耦之心則蠱惑風俗非維持名教者

所宜出此言也憶明洪奎初諸暨孟氏女爲同邑蔣文旭所聘文旭年十七官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條奏時事十二款忤旨賜死孟氏哭告父謂文旭既親迎有吉日胤宜往弔不許又謂文旭死其父母無子請往事姑舅又不許乃踰牆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仍歸家築一樓以居名曰柏樓宣德中旌之卽我

朝康熙時仁和計二姑許同里陳桓爲妻桓以貧從軍於閩海身沒於陳二姑過桓家親爲操伶且絡絲糊錫日取傭值以養桓二親逮老死當事以事上之廷議亦予旌何嘗非時王之制乎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然言夫死亦然者明夫死而女得服斬衰以弔也則固未泯先王之典也今貞女來溫氏三季矣勤鍼黹以事祖姑舅備極劬辛靡有懈怠蘭處蘭壺非至戚不與相見其貞亮之性有特異者獨其家計過窘熒熒一女奉晨夕膳實亦維艱世豈乏仁人君子慨施泉布爲之置田俾得贍白頭二老以終其身貞女亦得稍蘇息無枵腹之虞獎成節義扶持綱常者乎余拭目俟之

此事係富平楊孝廉浚爲余言之余重其節次日即作此文付孝廉時孝廉館西安鄂敬亭太守署出余



文示之太守徧示諸大府暨同寅屬吏資助千餘金  
孝廉又示諸鄉之有力者復得八百餘金乃爲貞女  
置田宅以其贏者生息云

自記

書吳之異事

按李心傳朝野雜記曰吳之異大臣人逾職常欲以季春  
聘士預令就聘者書行執牽籍之異叱吏曰此何時耶因  
佗詩云困窮何用怕鬼笑暴貴不免干天刑卒不爲撓賊  
平始就聘有司以考朞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爲問之異拊  
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遂冠多士是之異大臣人也而  
魏了翁志墓云中江吳君先之諱之異受小戴氏書于厥

考良弼教授于廣德逾歲常欲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聘者  
詣縣書行義季名君叱吏曰此何時耶義形于色無所撓  
奪賊平始應聘君于歷代史國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  
不精治有諸經講義五卷中庸口義三卷藏于家鶴山紀  
之異事與李氏同獨以爲中江人微之爲嘉定時進士去  
開禧不遠當得其實季父所云自係寓籍方吳曦之叛也  
上書楊輔令起兵輔不決遂如江陵請吳玠舉兵者有安  
世通避僞官者有眉州家子欽家受託跌足以避僞者知  
閬州李一作宋德之解印綬去官者有成都宋之源諸蠻將  
俟釁而動誓死堅守卒不敢動者有飛鳥楊子謨安丙資

其謀以誅之者有遂寧張翼與安丙協謀以熟食日東園  
誅之者有益昌興州合江令後官參議楊巨源李好義興  
州中軍正將李好問一作好古軍士李貴毛方平楊君玉李坤  
辰李彪進士黨公濟程夢錫眉州人陳安田子申迎曦檄  
招辭疾不赴飲毒死者有權大安軍成都楊震仲鳩財治  
兵討平之者有戎州守薛九齡拒守此之者有簡州李大  
全抗節不拜陳說大義被囚者有郫縣王翊被招不赴以  
石灰桐油埽子塗目者有眉州史次秦割雞盟僕欲因謁  
使僕殺之僕背盟仗劍欲手刃者有井研鄧若水聞變棄  
邛州教授逃歸奉父入山與弟仲遜誓不屈賊者眉州程

克齋公說結義士殺夔州僞守祿禧者有彭州趙彥呐以帛書達上意使安丙討賊成功者有廣都宇文紹節知曦有異志遣人以檮書告于朝者有遂寧楊輔聞變勉有位者以毋動言不用拂衣去者有青神楊泰之聞曦叛制大布之衣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號泣弔之遺書成都帥臣楊輔勸以舉義拔劍自刺不食而死者有趙昱又有不受僞官之李寅仲范仲壬陳感毛午與楊巨源相結之忠義人朱福傳檄親衛軍黃述趙亮吳政第皆同時勁草也余因之異之節義大臣人無能道者志乘竝湮其名牽連書此示賢序子弟以章其風烈云

書江南生事

江南生自云江南人不言姓字年可三十無須頎身矗立動止倣詭于嘉慶十四年游瀘谿往來杜藍莒州高阜間逢人輒譚韻學遇文士講經聞其說者舌撝不能下久之林生逢馨延館于金竺葺從之學屢勸生多購書昕夕講貫不休有問疑義者則曰出某書第幾頁弟幾行檢之果然問者初以爲偶然也已而無不皆然性嗜酒酣醉以往輒佗僚悲嘯學侶莫測其由皆避席去待人無主客凡尤厭薄富兒有造謁者則閉戶或大聲讀書客因是絕好習凡儀設几席倩諸生爲介紹而已爲賓則槃辟自西階上

跪拜磬折如儀仿佛叔孫通之縣叢也邑令楊朝位聞其名請至署生布衣躡履昂首而入楊示以所佀生評論詆訶不稍阿附楊心折之每夜譚經多達曙其聲往往與學者駢聲相亂嘗語人曰聰慧誠由天授而彊識盡人可爲若曰以寸紙記五六事黏壁則終歲所獲多矣生書字必依許氏未曾泚筆爲文而衣帶閒繫片紙乃所佀荅寧盧氏慨園書屋記也其述經學則以瀋魏爲宗所縷指宋明及本朝十數人皆鴻博考據家在館半載恒拊膺太息一似有大不得于其中者或曰生姓李以贈覆客詩自署李我也語音類楚或又曰此楚之王百齡也質之皆非是一

曰忽欲歸奉之金不受曰吾無用此遂去

書建威將餉浙江提督三等壯烈伯李忠毅公事

方蔡牽之陸梁浙閩海上也爲嘉慶二年公由澎湖副將  
遷浙江定海鎮總兵牽黨林阿全朱瀆等之船亦嘯聚劫  
掠鳳尾羣盜又誘有艇百餘踞浙江島嶼當事者特急艇  
患時時督飭公率師汎溫州之三盤澳擊破之他將有被  
圍者拔出之鋒銳甚賊宵遁南追至竹嶼抵甲子洋屆粵  
閩之交乃返公寓書提督蒼保曰定海黃巖溫州三鎮宜  
要抽戰船專督帥假使宜厲賞罰加日糧足薪米稽要隘  
斷火藥遏糴汲蓋募丁壯增調水兵稍變通成例權利害

勿惜小費其言切中機要提督未能行當三盤之捷

上聞慰諭曰卿素勇追勦甚力然風濤不測當持重不可輕進又誠總督王德曰李長庚爲水師傑出者宜用于要地毋徒令往返奔波也公感

上恩益奮五季擊賊功最

賜花翎夸艇大入巡撫阮元奏以公總領水師遂申軍約別微幟嚴号令明進退疾徐之節士卒咸思致命夏擣夸盜松門颶風大作陪其艇幾盡獻俘千牒僞帥倫貴利于是盜不敢復踐浙海他土盜亦勢蹙遠竄而蔡牽擾閩海尤雄張其冬公南下殲水澳盜及牽黨六季冬授福建水



師提督尋調浙江九年秋

命公爲浙閩水師總統溫州海塘二鎮爲左右翼專剿牽  
公議賊掠船于海商船高大仰攻不復宜禁商毋造巨舶  
巨舶毋出口賊所得舟止千斛庶無能爲矣又自創造火  
攻船頗仿明人子母連環艦法十年有艇挾擊盜朱瀆窺  
金廈漳泉戒嚴牽因入淡水逼臺灣復授公福建水師提  
督出廈門牽遠遁仍調浙江其秋遺書巡撫清安泰曰蔡  
賊有船八九十長庚所統兵船適相抵浙江尚有巨塢小  
肥寶等盜船三四十而三鎮兵船亦僅相當揣我兵力猶  
未足殺賊也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自督府奏定

勒限一季以外長庚身履艱險橫戈直前出入生死迄無  
成功者緣浙閩洋面三千餘里所在兵力單弱祇恃長庚  
一軍往來逐捕顧胥失戾賊反以逸待勞前奉

中旨勿事尾追今日之病正在于此謂兩省宜各厚集  
艤艦隸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首尾策應勿予賊以暇庶  
少有濟公之追牽于三沙也賊食餽篷纜戰具皆敗壞乃  
遣黨伴乞款于督府督府不知其文降即遣吏招撫飛檄  
趣舟師入止公勿動賊以閒繕備揚帆去牽之圍臺灣陷  
鳳山據洲尾鑿巨舟塞鹿耳門杜外援糾奸民萬餘肆掠  
公下令阨隘口遣將繞出其腹背夾攻連破之已而賊浮

潮由北汕逸公逾知港道遼闊賊眾我寡嘗從督府乞濟  
師不時應故失牽事聞奪翎頂漁山之役賊瓦石火箭如  
雨集公力戰被數創是時總督王德以臯謫邊代者因銜  
公搆飛語遽劾之而巡撫清安泰訟公功章上

詔復公職切責劾者大星嶼之役斷賊舟大桅燬其蓬圍  
急公舟亦爲浪所摧粵援絕故止

上聞嚴飭粵帥敘公功其歲與粵帥勦他盜竣還浙江請  
暫理軍政

上不許遽行謂家人曰吾不滅賊誓不反矣乃合金門福  
寧二鎮兵南擊牽迫之廣東黑水泮賊膽舟纔三矣火攻

船乘風絙其艖公奮欲登者三幾獲牽俄風大起海水飛立軍士皆眩愼忽飛殿中公咽及額越日日吳卒方壘絕時左手猶持刀右執盾目張怒視如平時嗚乎慘已公自從戎旃大小數百戰皆有功爲樂清副將權海壇鎮總兵也掃南日湄州之逋藪其起復爲海壇游擊也安南盜艇闖入閩旁近惶駭公率戰艦八艘之象嶼逐北至三彭及爲總兵討肇也犄之南盤掩之白犬泮潰之旗頭至東霍山乘勝抵盡山其爲提督也乘之象山東薄之東滬暨之三沙北毆之南麂手鎡之浮鷹其爲總統也邀之馬頭北及于黃壠躡之賊復來淡水北覆之青龍港擄之斗米泮

戰三晝夜火其舟數十燬之臺灣洲尾北走而東剪之張  
坑搜出虜者復北折而南剋之調班泮合諸鎮兵圍之漁  
山擠之竿塘殲之三盤賊東走趁之東湧反而北又跳而  
南鏖之廣東大星嶼禽獲數十人斬首數百級得賊從子  
一人頭目十餘人器械駁石火藥萬計凡公提水師以颶  
濤爲室宅以霜雹爲頽沐以鋒鏑爲衽席以腥血爲飲食  
雷砰電激所向風靡莫敢抗者賊私相謂曰不畏千萬兵  
但怕李長庚其懼悚也如此而督府庸腐不知兵尤鉗忌  
多不相能往往掣其肘且齟齬之終卒奔命四涉萬里志  
焦神勞以至髮凋齒豁慷慨飲泣卒血鯨牙魂游海島良

可悲矣時嘉慶十二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也

書劉默園觀察蚶洋出險事

歲在道光辛卯十月余自豫章買櫓來老昌訪盧厚山制軍適劉默園觀察司鹽政于此一日劇飲言渡蚶洋事心目震蕩者移時佗而言曰是不可以無記也觀察曰昔曾佗圖題詠者頗多願君少畱數日圖到爲我題之竝丐紀事之佗余曰余事急恐不能待是夕歸寓即佗四詩貽之返江右迺爲此記觀察之言曰方家君以鹽道調臺灣也福建虧空事發使者至大吏皆獲重譴家君爲前任肩虧短巨萬而遠隔重洋音信不通余悚息之甚昕夕不安乃

思陂產紆難遣疾足歸斥賣田宅收拾生計仍邀各鹽商于寓謂之曰我家君莅此任受爾等規費乎眾皆曰無我家君爲爾等請加鹽價緩徵課有之乎眾皆曰然我家君代前任擔虧短數萬今事發既且不測爾等忍膜視乎眾皆曰願有以圖報請明示之余乃曰今事棘時迫諸君將短解之銀于二十日內全繳余已使人收各鋪本息爲諸君償何如眾皆曰諾乃相與跪于露處指天爲誓即書券付之以司馬朱某爲中保事可以集矣余念未得與家君謀事屬專輒必須渡海面請之即雇大艚至廈門水師提督史公興泉道季公訒曰子何往頃海氛不靖寇盜充斥

子隻身涉鯨波烏乎可若有急事郵書以請命可也余堅  
欲往二公曰子必欲往今有換班兵四十名鎗炮火藥皆  
具子偕去可以防護然艇匪出沒無常其慎之余乃乘潮  
行至漁洋遇前任臺灣府王公船回又貽以所用禦寇之  
火毬暨火藥諸物余乃益自壯風順四日抵臺灣奉父命  
仍回一日抵黑水泮夜半聞礮聲殷天海水爲沸阿幫呼  
曰賊至矣奈何舟中九十餘人相顧無人色有爲舟師寫  
帳之章占者謂曰事急矣請少君衣我衣我衣少君衣賊  
至必先點船戶名少君應之而過庶幾可逃命我不忍剗  
腸之酷必蹈海以此耳余曰子胡然舍身以救我死則俱



死耳子胡然羣彊之相與抱頭大哭既易衣余乃號于眾  
曰人輸有絮之被褥各一件其價至省償之眾曰何爲余  
曰第速出之徐告汝又號于眾曰人出破爛之單衫褲各  
一件價俟後償眾又曰何爲余曰但輸之既而物皆具急  
令將船中大小木植竹竿繩索均搜出于船四隅絮爲欄  
干以被褥張之繫以繩濡以水俾溼透裂舊衣糾爲繩浸  
以油兩端然火已而賊舟至余乃令兵四十水手二十餘  
人皆持銃植立艦前不發賊酋望之亦不敢前久之天將  
曉有執紅旗而麾者賊舟竟揚帆去時無風余乃禱于神  
以卜所嚮投琰則蚍泮吉則縛桅往西南行時已昏莫未

能至蚶洋也恐賊追至危甚詰旦見山峯遠聳眾皆謹曰  
已至蚶洋矣見山麓列船數十班兵謂是巡哨船也呼之  
來援俄而船至乃賊船也眾大錯愕計無所出見賊于船  
頂取小艇數隻下十餘賊登之鳴金爲先聲鎗炮齊發忽  
炮子穿船之上板櫓帆俱毀榜人咸匿艙中余乃令兵丁  
裝鎗審視而後發殪十餘人墮水急然火毬擲諸賊船殲  
數人火星迸散飛延賊船之火藥一舟焦灼賊乃大駭先  
是舟中縣閭香倒挂烏四籠是臺灣攜來者方急危時念  
我等罹患命也何忍使此鳥受苦害乃解縱之爨來海中  
無鳥賊見數鳥盤旋飛舞大驚以爲神物佑福人則大罵

開帆去乃雇漁舟牽百丈至福州云張介侯曰時先生尚  
未服官年才二十三也先生真勇哉先生知兵哉

### 書王恒一葬棺事

王恒一名淳散西安府咸寧縣人與余交數十季矣爲人  
有心計而翔實慎密好行陰德未嘗告人余廉知其葬邵  
氏七棺事卓有古人風爰紀之

咸寧邵君友渠壬子科舉人宰山東樂陵縣以負公帑褫  
職監追瘞死家籍沒妻憤恚卒子愷庚申舉子鄉以風疾  
逝妻憂殂友渠弟友洛亦孝廉中季淪喪妻子偕亾貧不  
能葬置俱寄于南城外洪福寺恒一偶游此寺見破廊內

棺纍纍風雨不蔽前和多謳裂甚愍之問主僧曰此誰氏之棺也而朽敗若是奚不葬僧曰此邵氏之七棺也寄此有年矣後嗣替微歲時且無焚紙錢奠杯酒者而又何能葬恒一曰余爲之葬可乎僧曰此大好事奚不可者恒一遂蹤跡邵氏之後無人焉得疏族某同至其兆域按侶僂位揆曰悉竊之以芼豕酒食祭之掬淚去

張介侯曰昔漢陳寵掩雒城外之露骸而寃魂息哭曹褒葬射聲營之停匱而銅士騰歡史氏以爲美談自俗習淩薄此風曠寥今恒一于邵氏素非親故又無人激勸之而慨然葬其七棺此豈有沽名之念存于其中哉蓋其惻隱

自性然也余又聞其孝廉其母病棘酷貧無以爲斂具恒  
一卽厚賻之以畢其喪嗚乎是豈不足以甄狀也乎